



■俞汝捷

本书是第一至五届黄鹤楼诗词大赛获奖作品的结集。

黄鹤楼为什么要举办诗词大赛？因为它是一座文化名楼，更是一座诗楼。黄鹤楼文化体现在历史掌故、神仙传说、匾额楹联、建筑艺术、民俗风情等种种方面，而其中最突出的是诗。正是当年崔颢的一首七律，使“驾鹤仙人”的传说变得家喻户晓，使“白云黄鹤”、“芳草晴川”成为武汉的美好代称。自从李白发出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的慨叹后，此诗一直广受好评。宋代诗论家严羽甚至认为：“唐人七言律诗，当以崔颢《黄鹤楼》为第一。”而李白虽然声称“搁笔”，实际上也作过多首关于黄鹤楼的诗，其中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、《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》等已是千古传诵的名篇。后者不仅使黄鹤楼平添“玉笛梅花”这一著名典故，还让武汉赢得了“江

城”的特称。以后，自唐迄清更有众多骚人墨客来此登临凭眺。他们的高吟低唱，或描述该楼的绝佳景致，或追怀它的仙踪传说，或赞美它的雄奇巍峨，或感叹它经历的世事沧桑。黄鹤楼文化的方方面面，都得到了诗化表现。不仅如此，历代诗人往往更借咏楼来言志抒情。他们的报国之心、献身之志，他们对人生的思索、对友情的珍惜、对社会的观感、对大自然的热爱，无不通过笔底毫端倾吐出来。所以，通过举办诗词大赛来延续、弘扬传统的诗文化，让黄鹤楼在新时代继续孕育、催生新的名篇佳什，对于一座“诗楼”来说，可谓责无旁贷，理所应当。

正是出于上述动机，2003年，由黄鹤楼公园和《长江日报》共同发起，开始举办以黄鹤楼命名的诗词大赛，至今已连续举办六届。每届赛事都在海内外诗词爱好者中引发热烈响应，参赛稿件从东西南北中直至大洋彼岸如雪片般飞来，作者队伍涵盖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，年龄从莘莘学子到耄耋老人不等。凡此都令人欣慰且感奋。记得丹纳在《艺术哲学》中说过：“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；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，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，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，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。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，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。”曾经多次听人问及诗词在当代的发展前景，问及会否有新的传世之作诞生？那么我想，有没有群众热心参与，有没有“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”，应当是决定一门艺术包括诗词前途的必要条件，也应当是决定传世之作能否产生的重要前提。既然大赛

人气如此之旺，我们似乎可以对诗词的前景拥有信心。

大赛将一二三等奖分别称为“黄鹤楼奖”、“白云阁奖”和“玉笛奖”，另设鼓励青年学生的“新人奖”和范围较宽的“优秀奖”。我有幸参加各次评审，现在重读获奖作品，觉得仍是一种审美享受，特别是一些高水平诗词，令人读后有深长回味。譬如历来咏庐山的诗作甚多，而专门描写山雾的作品尚不多见。荣获首届“黄鹤楼奖”的七古《庐山雾》以清新的笔墨摹绘庐山云雾在清晨与黄昏、晴日与阴雨天的万千变化，抒发了对大好河山的一往深情。其对古风体裁的运用也娴熟老到，显示出深厚的功力。又如同获该奖的台湾作者的《玉楼春·将之澎湖留别》，将自身怀抱、彼此友情以及季节、景致都用一种优美含蓄的语言表述出来；虽然我们并不了解其写作的具体背景，但读后仍有余香在口之感。以后各届的“黄鹤楼奖”获奖作品也都颇有特色。如《水龙吟·与竹为伴》，在对竹子品格的拟人化描述、诗境的呈现、典故的运用以及词调的把握诸方面都显示出相当的功力。七古《鹤归来》，着意表现万里鹤归的壮丽途程，在不少以鹤为题材的作品中显得别具一格。《观出土碣石感赋》于渲染古代战争惨烈场景之余，表达对和平日子的珍惜，是一首贴切而有寄托的咏物诗。《青藏铁路通车》和《中山舰悼抗日阵亡烈士》题材不同，一赞美新事，一凭吊往史，却都写得豪壮激越，显示出两位作者对满江红词调声情的熟练掌握。《临江仙·赠武汉市建筑工人》以日常口语入词，歌颂了普通工人对城市建设的默默奉献。

荣获其他奖项的诗词也不乏可圈可点之作。如七古《簪洲悼歌行》以感人的笔触描述1998年特大洪灾降临时惊心动魄的场面，讴歌了子弟兵舍身救人的崇高精神。七绝《渔光曲》以竹枝词的形式表现渔家生活，笔调轻盈而富于情趣。《南歌子·辛弃疾飞虎营旧址》于咏怀古迹中寄寓深沉的感慨。《鹧鸪天·村居》，据知出于一位农妇之手，她凭借生活体验，以白描手法表现五月江南的乡村景致与人物风情，读来十分清新可喜。此外，五律《铜牛》以铜牛的“亲众庶”、“曾披火”、“遏流”、“强项”来比喻、赞美彭德怀；《临江仙·三峡工程》以热情、豪放的笔墨摹绘、讴歌三峡工程；南京一位老太太的《清平乐·庸人自赏》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刻画怡然自得的晚年心境；《临江仙·打工下班偶感》真切地倾诉海外打工者的辛劳与无奈；《水调歌头·登黄鹤楼》由昔思今，巧妙地将李白的“故人西辞”和毛泽东的“把酒酹滔滔”入典；《沁园春·登黄鹤楼》由今追昔，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；《江城半月游》、《黄鹤楼放歌》以长篇古风的形式，细致生动地描写武汉的自然风光、历史胜迹、人文掌故和建设新貌；等等；都堪称现实生活的审美写照、当代人思想感情的艺术呈现。限于篇幅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为了让前来登临黄鹤楼的广大游客通过阅读对诗文化留下更深印象，为了让更多的诗词爱好者能于吟哦、品评、切磋中分享一份审美乐趣，我们特将前五届大赛获奖作品结集出版。具体工作，系由《长江日报》的相关编辑承担；为方便阅读，采用了按体裁编排的方式。今后，我们希望大赛能持续举办下去，当然也希望能有新的获奖作品集编辑问世。

10多年前，我写过三首歌咏黄鹤楼的《鹧鸪天》，词很拙劣，抄录于下，也算对诗词大赛的一番助兴——

天下江山第一楼，米颠豪句忒风流。西迎二水来云半，东送千帆下石头。
 怜绝唱，叹淹留，九州形胜孰堪俦？当年武穆挥戈地，北伐宏图憾未酬。

跨鹤何曾到此游，橘皮枣食杳难求。声名岂赖神仙著，天下江山第一楼。
 遭火劫，复营修，屡焚屡建费良谋。人生建树当如此，一往情深不可收。

柳岸朝朝系客舟，熙来攘往半山游。风光自古撩人醉，多少英豪击节讴。
 观代谢，感沉浮，不才偶亦被诗囚。安排笔砚重吟望，天下江山第一楼。

【按】“天下江山第一楼”原系宋代米芾题多景楼的诗句。约在明末清初，该句被以匾额形式移置黄鹤楼。事见清人陈确《黄鹤楼听友人吹笛》诗前小序。

